

浩洋 著

湘水依依

碧云天，

黄叶地，

西风紧，

北雁南飞，

晓来谁染霜林醉，

总是离人泪。

云南民族出版社

X I A N G S H U I Y I Y I

湘水依依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浩洋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湘水依依 / 浩洋著. —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5367-3943-7

I. 湘… II. 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0217 号

责任编辑	唐志刚
责任校对	筱 梅
装帧设计	贺 涛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 650032)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 1~1 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367-3943-7/I·794

目 录

第一章	情窦初开	(1)
第二章	感情漂移	(28)
第三章	爱的选择	(57)
第四章	一见钟情	(78)
第五章	真诚相爱	(108)
第六章	痴情男女	(127)
第七章	毒父恶母	(146)
第八章	云消雾散	(165)
第九章	软禁“深闺”	(186)
第十章	婚礼·葬礼	(207)

第一章 情窦初开

“我回来啦，我回来啦，——故乡！”

一下火车，野夫就张开双臂，欣喜若狂地高喊。

三年的军旅生活，一晃即逝。在那场残酷无情的战斗中没有光荣，能活着回来，已是不幸中的万幸。所以，他的心情显得特别兴奋、激动……

故乡的冬天，天寒地冻，白皑皑的瑞雪，覆盖田野、村庄，整个大地到处是一片银装素裹。

野夫走出长沙火车站后，换乘开往家乡滨城的公共汽车。一路上，他望着窗外农村寒素的景色，想到南国那充满希望、生机和春的活力的景致，心中不禁微微升起了一丝淡淡的悲凉。他不敢相信地在心里问自己：

“这就是故乡吗？”

光秃秃的树枝上，倒挂着一根根冰凉刺骨的水银柱，本来就矮小的农舍，因瑞雪的覆盖，显得更加矮小、寒酸。路上偶尔可见几个行人。野夫默默地叹了口气，收回自己远眺的目光，他的思想像匹脱疆的野马，在爱情宽广的草原上自由奔驰……

野夫好久才移动了一下身子，梅萍，不知她收没收到我给她的信？知不知道我已经坐上这趟回家的汽车？会不会来车站接我？他希望她今天能在汽车站等他。瞬息间，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是的，他在信中只是说这些天要回家探亲，并没有说什么时

间可以到家。他真后悔，没有在长沙发封电报给她，要她今天下午到车站去接。不过，他感到拍电报也是枉然，凭现在的电信通讯就是加急当天也不一定能收到。

野夫的心情，随着班车的奔驰、颠簸，变得焦躁不安。

天，特别的冷。

野夫坐在车厢里，丝丝冷风从车缝里灌进来，刮在脸上，像针刺一样的疼痛，脚指冻得像老鼠啃似的，他的脚蹬了一会儿车厢的地板，于是用军大衣紧裹着身体，干脆什么也不去想，闭目养神，省得自寻烦恼。

不一会，他慢慢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车轮滚滚，碾碎了野夫的梦……

一觉醒来，车子已到了滨城。野夫忙忙急急地提着行李，下了车。

野夫明知道梅萍今天不会来接，但他依然还是在大街上过往的人群中左右搜寻。陡然，他不禁兴奋地高喊：

“郑文彬！郑文彬。”

野夫暗自庆幸自己今天的运气，一下车就碰上了老同学。

文彬听到喊声，与同行的二位女生回首一望。那二位女生一见野夫，情不自禁地拍着巴掌，惊喜地喊道：

“野夫?!”

他们迅速地奔跑过来。

野夫喜出望外：“哎呀，没有想到二位女士原来是晓兰和徐捷，打扮这样漂亮都认不出了。”

“是不是到部队去了几年，眼睛壳儿大了？看人都是望着天？”晓兰也不甘示弱地戏言道。

“怎么梅萍没有来接你？她不知道你今天到家？你没有写信告诉她？”文彬问野夫。

晓兰白了一眼文彬，不悦地道：“你的嘴怎么像堂客一样

的，野夫刚到你就唠叨不停，别人有接，自然是不知道……这样吧，野夫刚下车，我们到馆子里去吃点东西吧。”

“我看还是去我们的老地方南门口，记得读书时，野夫最喜欢吃那里的煎饺，他出去好几年没有吃过了。”徐捷倡议。

“行。”晓兰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拍着手。

老同学相邀，不好推辞。野夫想，离家反正不远了，同学好几年有在一起，这次不约而聚，机会难得。于是，他便满口答应了他们的邀请。

野夫的行李很简单，只有一件黄色的旅行箱。文彬伸过手：“来，给我吧。”

文彬接过野夫手中的旅行箱，他们四人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地就来到了南门口的煎饺店。这里是读高中时，他们几个人，还有梅萍，经常来此风光的地方。

野夫虽然从戎几年，但店子里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景物依旧。文彬选择一张靠墙的桌子，将旅行箱放好，对野夫道：

“坐吧，我去买单。来点米酒怎样？今天的天气很冷，暖暖身体。”文彬望着野夫：“你这几年在部队酒量是不是也锻炼出来了，来点烈性的，还是低度的？”

“随你便。”

“我不行。”文彬连连摆手。

“那就来一点家乡的米酒吧，好几年没有喝了，还真有点想。”

“行。今天我陪你痛痛快快地喝几盅。”文彬兴高采烈地说，转身向售票处走去。

“没想到今天一下车，就会遇上你们，真太高兴了。”野夫满脸笑容，兴奋的情绪难以平静。他看着徐捷问：“小陶今年探家没有？他还是不是在马关？年初，我接到他一封信，听说他在前线混得真不赖，一仗下来穿上了四个口袋。”

“你不也混得不错吗？”徐捷道：“他是行武的，你是从文的，中国有句古语：文官把笔耍，武官跑死马。你比他强。”

“我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谁知道是儿还是女。衣服要穿在身上才算数，没有穿上就好比王妈妈的媳妇，靠不住。情况一变就变。不过，提干对我来说无所谓，俗话说得好‘无官一身轻’，不当官还可以早点回来。”

“你是不是想她，要急着结婚？”晓兰对野夫开玩笑道。

“本公子对此观念淡薄。”野夫笑着说：“在部队也不是那么好玩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谁知道今天在这里吃煎饺，明天又会怎样？”

“没有想到，你是个胆小鬼。”徐捷扑哧一笑。

野夫被徐捷这一笑，说得面红耳赤，连忙否认：“我才不怕死呢，怕死的就不会当兵。”

“那看来，你还是想……”

晓兰和徐捷抿着嘴，忍不住地笑了。

“你们笑得这么开心，是什么好事？能不能让我知道？”文彬买单回来，坐在野夫身边问。

“这是秘密。”徐捷神秘地说。

煎饺上桌，他们开始慢慢饮酒，文彬问身旁的野夫：“你和梅萍的关系现在究竟怎样？你们是不是还在谈？”

“怎么说呢？”野夫很难回答，因为，他们毕竟还没有订婚，依照当地社会上的风俗，还是漂在水上的浮萍。既然如此，算一般的朋友吗？爱的戏谑，爱的抚弄，早以撩动了他俩的春情。所以，野夫说是也不好，说不是也不正确。

“她没有向你表露过？”

野夫望着文彬笑了笑，没有回语。

“她真的爱你？”

文彬的话，使野夫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正要询

问，又被晓兰拦住了。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开窍？不是真的，难道是假的不成？”晓兰皱着眉头，给文彬使了一个眼色。

文彬没有理：“我看她……”

晓兰看野夫刚来，凳子还有坐热，文彬就说些不愉快的事，她很生气，用脚偷偷地轻轻踩了他一下。文彬这才改换话题：

“如果，你们谈不成功的话，我给你当红娘。那小姐真不错，可说得是绝色美人，要是我没有结婚的话，一定要把她追到手，娶她做太太。”

“是吗？”野夫抿着嘴含笑：“那么美？”

“牛皮不是吹的。”

“你不怕晓兰叫你跪洗衣板？”

“我才不管他呢，只要他有本事，我让贤。看他这个熊样，哪位姑娘会爱上他？算我倒霉。”

“真的，野夫。”文彬轻轻打了一下野夫的手：“好久我就有这个想法，给你当个红娘。”

“看来我走桃花运了。”野夫笑着说。

“你不信？我带你去瞧一眼。她就是徐捷的表妹，叫姚慧萍，也很爱好文学，散文写得不错，在省级和国家级刊物都发表过，是一位难得的才女。”

晓兰听文彬说是徐捷的表妹，也十分高兴地说：“那你们就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太好了。”

“我表妹可是没这份福气。”徐捷很遗憾：“你们不要乱说，野夫已经是庙里的猪头有主的了。”

晓兰也接着说：“我看也是，文彬是在这里天方夜谭，人家野夫又不是没有情投意合的，不要拆散别人的美好姻缘。不过，如果野夫要是没有的话，我看是蛮合的。”

“她家庭条件也不错，爸爸是南下干部，又是独生女。”文

彬接着介绍说。

“你们别拿我穷开心好不好？我一介武夫怎敢奢望配上这样的千金小姐。”

“只要你同意，徐捷做做工作，我可以向你保证，再说慧萍也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文彬想极力撮合野夫跟慧萍的婚事。

野夫摇摇头却是一笑了之。因为野夫对梅萍毕竟是付出了自己的真挚感情，尽管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一些很不愉快的事。何况牙齿也常常还要咬着舌子呢。野夫还是想珍惜自己的这份情感。

晓兰想到梅萍这几年感情上的见异思迁，看到野夫还对梅萍那么死心眼的爱，不免为之遗憾。

“来，来吧。我们来吃饺子，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吃。我提议为我们老同学今天的相聚，干杯！”晓兰举起酒盅，与各位碰杯，便一饮而尽。

一杯酒下肚，野夫边吃菜，边问文彬道：“你现在还在行政单位吗？”

“没有。”

“在哪儿？”

“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别人早就是堂堂滨城日报的总编室主任了。”徐捷接过话道。

“是吗？”野夫笑道：“怎么不告诉我，你真沉得住气。其实，在学校你的写作功底比我的还好，你早就应该改邪归正了。”

文彬慢条斯理地说：“谁不知道你是我们学校的才子，哪敢与你相比，简直是望尘莫及，以后还得靠老兄帮助帮助。”

……

酒足饭饱，文彬和晓兰、徐捷想挽留野夫改日回去，好好地一起玩玩，野夫由于归心似箭，只好谢辞。

告别时，野夫说：“等几天我来看你们。”

“明天……后天。”文彬想了想：“好吧，后天，后天你给我准备晚餐，我去你家。”

“行！那我们说定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野夫握着文彬的手，望着晓兰和徐捷：“你们呢？”

“他们没有时间，我做代表就行了。”

“好，后天我在家等你。”

※ ※ ※ ※

滨城中心的交叉路口。

一位装扮得十分洋气的少女，亲密无间地挽着一位高个子青年的手缓缓而行。

下雪天，气温非常寒冷，红色的羊毛围巾，裹着那少女的颈。她穿着一双高跟马靴，目光专心张望着商店内的时装。没有想到，正好与迎面走来的徐捷相遇。

“梅萍。”徐捷喊道。

梅萍没有发现徐捷，她听到喊声感到惊讶和突然，止住了脚步：“徐捷？！你到哪里？”

梅萍依然情意绵绵地挽着那人的手，毫无羞意。

“刚和同学到南门口吃饺子，哦……”徐捷正想告诉她，野夫来了，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你到哪里？”

“天好冷，我想买件衣服。”

徐捷的目光，故意扫视了那人一眼，没有言语。

梅萍不自然地扑哧一笑，掩饰自己的难为情：“哦，这是我表哥，叫小毛，是我姨妈的儿子，今天我特地邀他出来给我参谋参谋买件衣服。”

梅萍以为她和小毛的事，徐捷不清楚。其实不然，他们之间

的风流韵事，徐捷早已略知一二，只不过是没目睹传说中的白马王子的风采。

徐捷和梅萍几位要好的同学，本来对她脚踩两条船早看不顺眼。徐捷见梅萍今天竟然还当着她的面撒谎，更是有些生气。她满脸不悦地对梅萍说：“野夫回来了，你知道吗？”

“不知道。”梅萍突然听说野夫回来，惊恐回答，她挽着小毛的手猛然紧张地缩了回来：“什么时间？”

梅萍越想尽量克制自己的失态，她的表情就越显得很不自然。

“刚坐车回家。”徐捷鄙视地望着梅萍说。

“前几天我才接到他的来信，说最近他会回来探家，没想到他会回来这么快。”梅萍不自然地微笑着道说。

徐捷不想和她多说，便道：“我还有事，先走了，你们好好地选衣服吧。”

徐捷走后，小毛侧过头问梅萍：“这妞是谁？样子还对得起观众的嘛。”

“我的同学，叫徐捷。”梅萍抬首望了一眼接着说：“怎么你又想打她的主意？我告诉你，你不要乱来，她已经有主的了，她爱人是部队的军官，你给我小心点。”

“她说的是不是那位当兵的回来了？”

梅萍点首未语。

“你打算怎么处理？”

梅萍又挽着小毛的手，继续前行，没有回语。

“你怎么决定？”小毛继续追问。

“你还要我怎样？我把一个少女最宝贵的东西都给了你，你还叫我怎样？我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梅萍乞求地望着他：“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吗？”

“我相信你。俗话说：好女不嫁当兵郎。现在社会上流传一

首诗，你知道吗。”

“什么诗？”

“天子重英雄，文章教尔颂；万般皆上品，唯有当兵穷。他回来了，你自己决定吧。我想你是一个聪明人，他除了一身军装，一无所有，以后还要跟他去农村受苦、受累。”

梅萍没有马上回答。她不清楚野夫在部队提干的情况。她抿着嘴，沉思片刻，然后对小毛说：“他回家的这些日子，我看我们还是先疏远一段时间，他是我的同学，我不想太伤害他，希望你能理解我。再者，他和我的关系，是在你的之前，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别人说你破坏军婚，这样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为了我们将来的幸福，我想你不应该会反对吧。”

小毛觉得梅萍的意见，不无道理：“好吧，你尽快处理得一千二净，不要留尾巴，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你急啥，急人办不了好事。办事总要有一个过程，我既然下决心不和他谈，我就不想伤害他，让他自己提出来。”

“他不提出来呢？”

“我会想办法。”

“那要等到什么时间？”

“再长也最多一个月。一月后，我还不是又回到了你的身边。两情若是长久时，岂在朝朝暮暮。”

小毛一想也是，便慷慨地答应了梅萍的要求：“好吧，一个月后，我等你的结果。”

梅萍得知野夫回家后，当天就立刻赶到了野夫的家。

野夫看到梅萍头戴一顶姑娘们流行的防寒羽绒帽，穿着一双马靴和一套猎装，使她本来就美的线条，更加呈现出青春的活力；一副瓜子形脸，由于在雪地里的奔走，红朴朴的。野夫感到眼前的梅萍，比他刚去当兵时的梅萍，更具有少女摄人心魄的魔力。

野夫喜出望外：“没想到，我刚到家，你就来了。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文彬告诉你的？”

“这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前几天我接到你的信，算时间，大概这几天就该到了，但又不知道具体什么时间。所以，不好去车站接，今天不知怎么把你盼来了。妈妈呢？”梅萍边说边进屋。

“她到河边称鱼去了。”野夫说，示意她坐下。

“哎呀，冰天雪地，还要妈妈去称鱼，你也真是……”梅萍责备道：“不过也可以理解。”

“我不要她去，她不听，我也没办法。你先坐，途中几天几夜在车上，一身脏稀稀的。我先洗一个凉水澡。”

“有热水？”梅萍以目传情地对野夫莞尔一笑。

“我习惯了。”

“不行。这不比你们那里。”梅萍跑过去，一把抓住野夫关心地道：“病了怎么办？”

“没关系。刚才运动了一会儿，全身发热了。”野夫蛮不在乎。

“我说不行就不行！”梅萍紧紧地抱着野夫的腰，翘着嘴：“不答应，我不松手。”

“好吧，好吧。真拿你没办法。我们还没有结婚呢，你就把我管得这么严严实实，结婚后那不会时时刻刻要把我捏在手里？”

梅萍满意地给了他一个深深地吻。

“就是要管你，我这辈子注定把你管定了。我去烧水，你给我好好坐下。听着，冻病了我可对你不客气！”梅萍抿着嘴，瞪着一双勾人魂魄的大眼睛望着他说。

野夫望着她那顽皮的样子，笑了。

“你这次回来，请了多少天假？”梅萍一边给她用煤炉烧水，一边问。

“半个月。”

“怎么就这点时间？”梅萍不满地说：“能不能在家多住一些日子。”

“不行。一个军人必须要有铁的纪律。”

“和你们这些当兵的人谈恋爱真倒霉。”梅萍转过话题：“你表现这么好，是不是在部队提干了？怎么没有见你穿四个口袋的衣服回来？”

“没有那么快。”

“你在部队打过仗没有功劳有苦劳，应该快嘛，估计什么时间可以？”

“很难说。”

“不过，在部队你一定要好好干，我是不会扯你的后腿，听见没有？全家对你都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梅萍坐在厨房一边烧水，一边含情脉脉地望着野夫说。

“有你的支持，我当然会好好努力。到时候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野夫充满自信地说。

“明天你要忙什么？”

“听你安排。”

“那好，我们去外面滑冰，反正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情做。这大雪天滑冰应该是太好玩了。”梅萍说。

“好啊！”野夫点首微笑道。

※ ※ ※ ※

第二天，野夫和梅萍一大早就去滑冰。

梅萍挽着野夫的手，他们沿着家乡那条熟习的马路彳亍。不一会儿，梅萍突然止步不前。

“你记得吗，我们第一次散步，也是在这条马路上，那天是

深秋的晚上，月亮很大，像白天一样的明亮。”梅萍亲昵地轻轻推了一下野夫。

“怎么会忘记？我永远也忘记不了那醉人的夜晚，那晚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伴随着我走过了几年的军旅生活，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野夫说着，又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那是一九七八年参军前的一个夜晚，梅萍惶恐不安地对他说：“野夫，我们去外边走走好吗？”

她的目光期待着，等待野夫的回复。

野夫脉脉含情地点了点头。

他们顺着这条马路缓缓而行。一阵难捱的沉默后，梅萍奈不住地打破了沉默，声音里带着一些颤抖：“你一走就是几年，以后还记得我吗。”

“你想忘记我？”野夫的心也突突自跳，言不达意，他感到热血在自己的体内奔流。

“我怎么会呢？”

梅萍眼神里流露出了少女强烈的渴求与不安。

野夫从梅萍那迟疑不定的目光里感到，她的心在呼唤，在发出一种强烈地呼唤……

他没有作任何表白。

他站住了，伸过手，轻轻地把梅萍搂到胸前，双手捧着她的头，疯狂地伸过嘴去，吻着她的嘴唇和滚烫滚烫的面。

她从他的手里挣脱出来，发出了少女兴奋的银铃般的甜蜜笑声……

“那天晚上，你搂着我的腰，陡然抱着我，发疯似地吻我的嘴，吻我的脸，把我吓得一个半死。那是我第一次接受男性方面此等热烈地拥抱和亲吻。我好害怕，晚上我一夜也没睡。你真坏，搅乱了我一团平静的秋水。时间过得好快，一晃就是好几年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留下了多么美好的记忆。”野夫触景生情地说。

“你去部队后，我一人却在这里含着泪，哼着《望星空》，不知留下了多少孤独的身影，多少思念的泪水。”

“你现在有了工作，应该好好珍惜，对我不要太多担心，以免影响自己的事业。”

“合同工有什么奔头！”梅萍很不满足地说：“站在别人面前都低人一等。”

“慢慢来嘛，现在全国正在实行合同制工人，这是以后我国劳动用工的一个发展方向，合同工与正式工有什么差别？还不是一样的，再说……”

“再说什么？”梅萍紧紧地追问。

“以后我要是能提干，你也可以随军。正式工作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你说的也有道理，这就要看你在部队的发展了。不过，你这次回来探家，我有一个想法。”梅萍欲言又止。

“什么想法？”

“我等了你这许多年了，年纪一年年也大了，我想……你这次回来……我们订婚。”

“订婚？”野夫简直是喜出望外，没有想梅萍会自己突然提出订婚的事来。

“是的，省得我们名不正，言不顺的。订了婚，按农村里习俗，等于就是准夫妻，对你对我都有好处。”

订婚，野夫虽然期望已久，但一想到当地的风俗，这样的礼金，那样的礼金，又好胆怯：“那需要多少钱？家境又不好，我现在是义务兵，在部队又不可能有积蓄，我看……订不订都一样，何必多花一些钱呢。”

“如果你不同意，也行。我也不会怪你。”梅萍显得非常豁